

《梅雨之夕》的U型和倒置U型的原型叙事结构

胡笑梅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被称为“现代心理小说探索者”的施蛰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梅雨之夕》采用意识流的表现形式,以诗歌化的叙事笔法,探索现代都市人隐秘微妙的内心世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施蛰存;《梅雨之夕》;原型叙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1-0083-04

一、导言

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主义文学的影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小说派别——“新感觉派”,又称“都会主义小说”。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以茅盾、老舍为代表的都市文学形态。其特点是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表现都市社会病态的生活,追求瞬间印象和感受,长于描写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1][51]}其中施蛰存的文学成就较高。

施蛰存被称为“现代心理小说探索者”,^{[2][67]}“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家”,^{[3][68]}“中国现代主义的奠基人”。^{[4][64]}因为其小说的实验技巧,施蛰存曾一度被排除在左翼主流文坛之外,被归入“第三种人”、“自由人”的行列,鲁迅称其为“洋场恶少”,楼适夷批判其作品为“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6]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意识的解放,学术研究的深入,施蛰存才被“重新”发现,“重新”评论。人们逐渐认识到施蛰存的小说通过“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9][20]}将“灵与肉”的冲突,深入到人性命题,其小

说具有“先锋性、现代性、异质性”^{[6][97]}的特点。

《梅雨之夕》作为施蛰存的代表作品,是其意识流小说的精品之作。在小说中,施蛰存既娴熟地运用了兴盛于西方的意识流写作技巧,又渗透着东方的温柔诗教。作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追寻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轨迹,挖掘人物性爱心理的潜意识,揭示了一个现代人在都市中的“白日梦”——已婚男性职员“我”,在雨天傍晚回家途中,与一个美丽少女邂逅。通过“我”在路途中种种幻觉和纷乱的思绪描写,透视了都市人隐秘而微妙的心理世界。

二、《梅雨之夕》的U型和倒置U型的原型叙事结构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侧重描写“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是一种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拿一个奇诡的故事来娱乐读者,而是以一种极艺术、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一些‘心理的’或‘社会的’现象,使读者是间接的,但是无疑于直接地接受了”。^{[7][374]}他尝试“用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句法”,^{[7][382]}努力“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

收稿日期:2008-09-12

作者简介:胡笑梅(1976-),浙江宁波人,宁夏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道”^[4]。所以施蛰存的作品在表现人物潜意识的自由和随意时,也表现出意识的理智和抑制,没有脱离感情的逻辑轨道,有较强的可读性。即使情爱描写也显得清新自然,与西方或日本现代派小说扑朔迷离、杂乱无章的特点有本质区别。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匠心独具——“我”的回家之路,也是“我”思想情感的回归之路,整个故事在线形叙事的表层叙事结构下呈现出 U 型和倒置 U 型的深层原型叙事结构。

1. 鲜明的线形叙事结构

在《梅雨之夕》中,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梳理出贯穿叙事主人公意识流动全过程的物理时间。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形叙事时间线索,它把每一个时间层面里叙事主人公“我”的意识流动串联起来,“我”缤纷的思绪在“伞下少女”、“初恋女友”和“家中妻子”之间蒙太奇般闪烁连接,尽管叙事时间从“现在”——“过去”/“现在”——“现在”进行多层次转换,但故事叙述的主线仍旧是线形的。尽管小说的叙述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故事,但每一位读者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主人公内心萌动的欲望,不过这种罗曼蒂克的梦想很快破灭,温柔觉醒的爱欲在现实世界迅速消散(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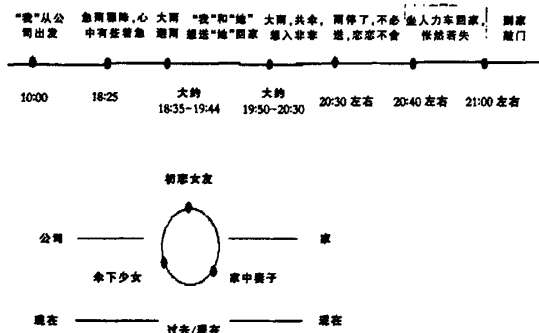


图 1 《梅雨之夕》的线型叙事结构

2. U 型叙事结构

诺思洛普·弗莱在《伟大的代码》(The Great Code)中指出:西方众多文学作品的叙事模式呈现 U 型,整个《圣经》就是一部典型的 U 型结构的喜剧。耶稣在传道前,一直过着比较平顺的生活,从他传道开始,就遭受“反对”、“诬蔑”、“诽谤”等一系列磨难,他的人生之路呈现下降趋势,一直到他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此后耶稣以“英雄”形象出现在各类作品中,他的肉体虽然消亡,他的灵魂却得以复活,

精神得到升华。最终他的人生之路呈现一种上扬的精神色彩(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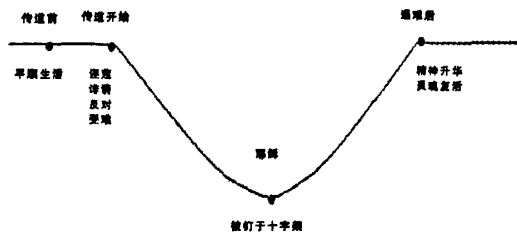


图 2 《圣经》的 U 型叙事结构

《梅雨之夕》就物理时间层面而言,叙事呈现鲜明的线形结构,但是从叙事主人公的心理发展而言,它又呈现 U 型结构,与弗莱所研究的《圣经》叙事结构完全吻合(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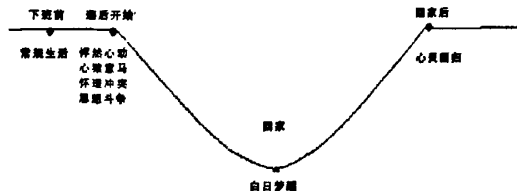


图 3 《梅雨之夕》的 U 型叙事结构

邂逅少女之前,“我”一直过着平凡单调的生活,从邂逅少女开始,“我”潜在的种种欲望被激发,“我”对眼前的美丽少女怦然心动,甚至有点心猿意马,在内心深处经历一番情与理的激烈思想冲突之后,一场“白日梦”终于醒了。最终“我”的身体回到妻子身边,“我”的思绪从想象回到现实,“我”的心灵回归家庭。所以,“我”的下班回家之路,也呈现为上扬的精神升华之路。

3. 倒置的 U 型叙事结构

《梅雨之夕》属于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外在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景象,不是小说表现的重点,小说关注更多的是人在特殊情况之下隐秘的、不可遏制的心理冲动。在研究时,不能仅仅桎梏于作品表面的鲜明线形结构和 U 型叙事结构,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深层次地挖掘能够反映作品思想内容的叙事结构。

《梅雨之夕》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从表层看,它与《圣经》的 U 型叙事结构是吻合的,但仔细分析,在《梅雨之夕》这一文本下还隐含着倒置的 U 型叙事结构(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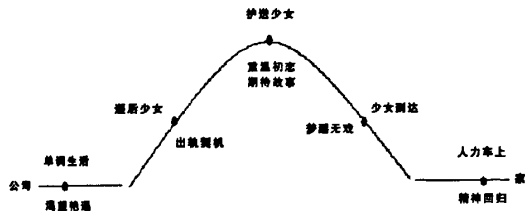


图4 《梅雨之夕》的倒置U型叙事结构

“我”是一个平凡的都市小职员，过着“公司——家”两点一线单调生活。“在近来的连日的大雨里，我依然早上撑着伞上公司去，下午撑着伞回家，每天都如此。”长年累月一成不变的路线，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有爱婚姻”，还是“无爱婚姻”都会变得平淡无奇，夫妻之间产生“审美疲劳”，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移情别恋在所难免，精神冒险也就成为必然，心灵出轨也就合乎情理。由此可见，“我”下班不愿意回家，漫步在凄清的街头，也许只是为了期待一次奇特的邂逅，一次浪漫的艳遇。像戴望舒一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剪不断的雨帘，带着丝丝的浪漫，很容易让人产生“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模糊幻想。“我”平静面貌下心理意识的流动，宛如梅雨形成的涓涓溪流，随着雨水时大时小，波澜起伏。回家路途中，邂逅“瘦削并不露骨”、“蹙着细淡修眉”、容颜娇好、风仪温雅，肢体均匀的美丽少女，“我”把自己扮演成中世纪的“骑士”和“护花使者”。主动走近少女，并要求护送少女回家，时而淅沥，时而骤降的梅雨为“我”和少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如果让时间凝固，让画面定格，“我”撑伞的动作透露出“我”对少女的百般呵护——“我起先是走在她的右边，右手执伞柄，为了要她多得多些隐蔽，手臂便凌空了。我开始觉得手臂酸痛，但并不以为是一种苦楚。我侧眼看着她，我恨那个伞柄，它阻隔了我的视线……”。

并行途中，眼前的美丽少女幻化成曾经刻骨铭心的初恋女友，让“我”重温昔日的美好。诚然现代社会，文明以各种形式压制人的欲望，或者直接以外在的道德规范剥夺性爱自由的权利，或者以内在的道德良心（外在道德规范的内化）剥夺性爱自由的勇气。而人的悲哀就在于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在选择一种可能的同时，必须放弃其他可能，所谓“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我”只有在缠绵的梅雨之夕，在“伞”所构成的幽闭世界里，才能松绑平日的禁忌，释放潜在的欲望。美丽少女的声音、形象、香味让“我”浮想联翩。

在“白日梦”一样的现实框架下，时间被置换成了空间，仿佛时光静止，伞下的世界成了一个从日常现实中搬移出来的奇特空间，成为“我”幻想爱和罗曼史的“屏障”，把“我”与现实世界隔离，使“我”的潜意识得以自由流动。最后少女到达目的地，“我”和她之间最终没有发生任何故事，充其量是“我”在风雨之中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内心残留些许遗憾。正如张爱玲《封锁》中所写：“整个的上海打了一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是已婚的“我”一个无法言说、难以启齿的梦。

“我”的白日梦从坐上人力车回家时逐渐苏醒，“我”的思想感情从敲门的刹那回归，“情”与“理”的矛盾斗争其实从梅雨之夕的邂逅就已经开始。《梅雨之夕》通过对“我”的意识和潜意识的精神分析，着力表现“我”的两重人格，将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微妙性真切地表现出来。虽然“我”不满婚姻现状，渴望婚外激情，对身旁少女想入非非，但是，中国“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道德，“君子好色而不淫”的家庭伦理，一次次把“我”拉回现实，使“我”偶尔心灵的出轨，很快转入正道。“我”在特殊环境中的感觉、印象和思绪投射在不同的表现对象上，旁人投来的“可疑”眼光，不同女人形象的重叠，旨在渲染紧张不安的心理氛围，“我”害怕自己的“见光死”的“隐秘内心”^{[9]206-213}被曝光、被发现，“从少女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香中，闻到了和妻子一样的香味”，“我偶然向道旁一望，有一个女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着忧郁的眼光，看着我，或者也许是看着她。我忽然好象发现这是我的妻，她为什么在这里？我奇怪。”

故事结尾，“我”到家敲门，应门声却不是妻子的声音，是那雨中少女的声音。进门看见的，却又不是那少女，是那个倚着柜台的女子，背对着光，立着。“我恍恍地走进门。在灯下，我很奇怪，为什么从我妻的脸上再也找不出那个女子的幻影来。”情感的失落是必然的，都市小人物的精神悲剧跃然纸上。

由此可见，“我”不是耶稣式的“英雄”的大人物，而是一个“反英雄”的小人物，小说通过对“我”心理片段横截面的分析，揭示具有悲剧色彩的都市

小人物寂寞、孤独、失落的精神世界。

三、结 论

通过对《梅雨之夕》叙事结构的深入分析,感受施蛰存对现代人正常情欲的肯定,对纯真人性的呼唤,以及对自我超越、精神回归的希望和信心。抛开时代因素,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是一部用“现代手法”表现“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故事,其永恒审美力跨越时空,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在文本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达到心灵的共鸣。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N].文艺新闻,1931-10-26.

[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孔刘辉.论施蛰存的心理学分析小说——兼论施蛰存的文学旨趣[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

[7]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8]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N].文汇报,1983-10-18.

[9]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曲晓红

U-shaped and Inverted U-shaped Prototyp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Meiyu Night

Hu Xiaomei

(School of Art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750021, China)

Abstract: Shi Zhecun, a main representative of Neo-sensationism in 1930's China, is entitled "the pioneer in modern psychological novels". His masterpiece Meiyu Night, which employs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technique in the poetic narration to explore subtleties in modern city dwellers' inner minds, is endowed with both literary merits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Shi Zhecun; Meiyu Night; prototype narrative structure

《梅雨之夕》的U型和倒置U型的原型叙事结构

作者：[胡笑梅, Hu Xiaomei](#)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刊名：[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2009, 11(1)
 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9条)

1.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2006
2.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1998
3. 李欧梵 [上海摩登](#) 2001
4. 适夷 [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一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 1931
5.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1993
6. 孔刘辉 [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一兼论施蛰存文学旨趣](#)[期刊论文]-[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5(2)
7. 施蛰存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1996
8. 施蛰存 [关于“现代派”一席谈](#) 1983
9. 易中天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2007

相似文献(9条)

1. 期刊论文 [曾姬先, 郭玲, Zeng Yaxian, Guo Ling](#) [商业文化与都市中的现代人——论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 - [昌吉学院学报](#)2006(3)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商业文化与海派氛围, 加上现代中国激烈的社会矛盾催生了新感觉派小说的发生与发展。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小说《梅雨之夕》很好地把握住了现代人的现代心理。
2. 期刊论文 [林捷, LIN Jie](#) [施蛰存《梅雨之夕》与张爱玲《封锁》比较](#) - [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6, 19(4)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张爱玲的《封锁》讲述的是十分相似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篇颇具代表性的小说细致的文本分析, 来探讨施蛰存与张爱玲在处原文本时间和制造审美效果上的不同之处和特色所在。
3. 期刊论文 [孔刘辉, KONG Liu-hui](#) [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一兼论施蛰存文学旨趣](#) -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2)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文学家, 20世纪30年代以提倡现代派文学和心理分析小说闻名, 他的《[娉摩罗什](#)》、《[将军的头](#)》、《[梅雨之夕](#)》、《[黄心大师](#)》等众多小说文本, 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为参照, 集中摹写人物表层意识下的潜意识和无意识, 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的心理动因, 这种创作特点几乎贯穿他十年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 其突出的先锋性、现代性和异质性, 形成了他对文学艺术独特的充满个性化的理解和旨趣, 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4. 学位论文 [韩彬](#) [施蛰存与“现代派”](#) 2005
 本文就以作者和编者两大切入点, 详细梳理了施蛰存与“现代派”的关系。论述了施蛰存作为创作者, 其心理分析小说对“现代派”的贡献和影响。以他的《[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三个小说集为基点, 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详细阐释了施蛰存对心理分析小说的实验性探索。本文重点阐释了施蛰存对“现代派”的独特界定。施蛰存眼中的“现代派”具有时间和质量的双重意义。所谓“现代”既是时间意义上的现代, 又是创作倾向和艺术方法上的现代, 同时还是一种文学姿态和精神本质上的现代。本文论述了施蛰存对现代派诗歌的理论阐释及以编者身份对读者的答疑, 施蛰存的论述精辟地阐释了现代诗派的诗学思想, 充分展示了他们现代性的美学追求, 为现代诗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对我们理解现代派诗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5. 学位论文 [曲伟新](#) [试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2007
 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之一施蛰存。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 原籍浙江杭州。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3年入上海大学, 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参加过《[新文艺](#)》等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 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50至1958年翻译了200万字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 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施蛰存以一身拥有“文体作家”、“心理小说家”、“新感觉派作家”三个名号, 虽然他自己对于这些名号一个也不承认, 但就他已发表的文字看来, 则他对于上所举的三派作风都有些相近, 不过心理色彩更较其他为浓厚罢了。他的创作小说集有《[追](#)》、《[上元灯](#)》、《[梅雨之夕](#)》、《[将军的头](#)》、《[善女人的行品](#)》、《[李师师](#)》、《[娟子姑娘](#)》等, 而《[将军的头](#)》实奠定他的文坛地位, 我们可以派之为他的代表作。作者最擅长心理的分析, 有人说他是现代中国将弗洛伊德一派学说引入文学的第一人。读了他的《[将军的头](#)》便可证明此说。此书共包含《[娉摩罗什](#)》、《[将军的头](#)》、《[石秀](#)》、《[阿黛公主](#)》四篇。作者对心理描写有着一一种特殊的偏爱, 他善于细心观察和思考, 对人的内心情感变化和心理情绪, 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体验。他把[尼志勒](#)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自觉和潜意识, 将人物的性心理描写到极至, 尤其是女性心理的刻画, 较早的展示了施蛰存反叛传统心理刻画的才能。在《[善女人行品](#)》里, 施蛰存运用内心独白写女性心理, 有意将女性的隐秘心理亮相, 从而营造了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心理艺术世界。这对于丰富施蛰存文学作品的美学形式, 以适应现代人多维的审美情趣, 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6. 期刊论文 [韩彬](#) [浅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 [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08(z1)
 施蛰存以性心理为视域焦点, 将其细腻的笔触深入到都市, 深入到尘封的历史, 深入到人的潜意识, 描写性欲压抑、探索人性奥秘、状写内在的真实, 展示了其对人性独特的思考和阐释, 堪称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第一人。本文主要以《[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三个小说集为基点, 详细阐释了施蛰存对心理分析小说的实验性探索。

7. 期刊论文 [韩彬. HAN Bin 徘徊在欲望和文明之间——试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潍坊学院学报](#)2006, 6(1)

施蛰存以性心理为视域焦点,将其细腻的笔触深入到都市,深入到尘封的历史,深入到人的潜意识,描写性欲压抑、探索人性奥秘、状写内在的真实,展示了其对人性独特的思考和阐释,堪称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第一人.本文主要以<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三个小说集为基点,详细阐释了施蛰存对心理分析小说的实验性探索.

8. 期刊论文 [彭春凌 脱魅中的巫魅——论施蛰存小说的传统因素](#) -[中国比较文学](#)2004(3)

本文主要通过施蛰存小说集<梅雨之夕>的讨论,分别针对其小说中的叙事角度问题、问句问题、中西两种话语交错所构成的叙事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施蛰存对西方诗学的运用,尤其是在继承了中国传统题材的小说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中国传统的追求.现代文学中的“新感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9. 期刊论文 [王琨 浅探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天中学刊](#)2003, 18(1)

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最能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他接受了弗洛伊德、显尼志勒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由于他的较深的古典文学修养,现代手法的运用与传统现实主义在其心理分析小说中实现了有效的结合.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1021.aspx

下载时间: 2009年10月23日